

捐精后的第四年，我见到了女儿

TA 象象家庭多元养育 2024年06月12日 11:30

文 | 了凡



我和我的女儿一年大概见面四次。

每次，我开车先去到她的城市南充，把她接到我的城市，带着她玩几天，陪陪她，之后把她送回去，我自己再回来。我们一年能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也不超过20天吧。我想用这为数不多的陪伴让孩子的童年不至于缺失父爱而留下遗憾，也是让我的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来自孙女的陪伴，毕竟承欢膝下、含饴弄孙是大多数中国父母的想法，我奔波几次不算什么。

孩子的到来是意料之外的。我和我的形婚对象在2012年至2013年形婚了一年，我们之间商量的是既不办结婚证，也没有夫妻之实，就纯粹是形式的关系。

在这过程中，我们商议不要孩子，她有一个圈中的好闺蜜，这女生当时与自己的女性伴侣在一起已经有三年，但她们想寻找一个精源，受孕生个孩子，我的形婚对象于是帮我们牵了这根线。最初，我反对，我并不想纯捐精，她们看到我态度挺坚决，于是改变了说法，同意以后共同抚养孩子，我便同意了捐精。

我们做得很顺利，那个拉拉也顺利怀孕了。

又过了几个月，我再问她们关于孩子的情况，她们轻描淡写地说在医院做了个检测，医生说孩子发育不太好，可能要打掉，从那以后她们就把我拉黑了，我知道孩子对于我来说，可能已经不会再有缘分了，于是心里也放下了这个念头。

那时候，我也面临着和父母出柜的双重压力，我将父母从遥远的湖北老家接来身边一起生活，自从父母来到我身边，我之前形式婚姻的那些戏都无法再演下去了。幸好，在2016年初，我接触到了同性恋亲友会，于是我鼓足勇气跟父母出柜了，我将这十几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都给他们摊了牌，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无比放松。

虽然父母长期以来一直不理解不接纳我，但是通过出柜，我将自己心里的石头卸下来了。和父母重塑亲情的过程是漫长的，我心里始终相信出柜给我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带来了第二次转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一定会接纳我的。



我和我的女儿第一次见面，她已经3岁了。

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由于之前没有见到过父亲，她管我叫“叔叔”，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一天，还是很快乐的。那时候，我已经与父母出柜，父母总想着我能否采取一些手段将孩子弄到自己的身边，其实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之所以诞下这个孩子，她内心必然是希望孩子属于她的。

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她希望我这个父亲能够出现，能够承担一半的抚养责任，但是从她内心来讲，她并不希望孩子跟我有多么深的牵绊。

与孩子相处了一天，我就走了。

我曾问过孩子妈妈是怎么介绍我的存在的，她跟父母说，“我们谈过一场恋爱，分手之后，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将孩子生下来了”，再以一个单身母亲的状态，把孩子养育到现在。

我们“合作生育这个孩子”，她并没有跟她的父母讲清楚。

我并不想以一个负心汉的角色去她家，和她一起承担养育孩子。于是，从那次以后，我便没有再去探望过孩子。我也是在等一个契机。从那之后，她的父亲经常给我打电话，指责我，说孩子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我不尽到父亲的责任，不再来看望孩子。我也几次三番地告诫孩子妈妈，她应该将我们的事情给她父亲讲清楚，我不是不承担这个父亲的责任，我要的是一个真相。

后来，终于有一次，在她父亲反复地追问下，我将我们之间的事实原委给她父亲讲了，相当于帮她出了个柜，所以两家人又闹得轩然大波。

我再一次和孩子见面的时候，孩子已经6岁了，我们两家人一起给孩子过了一个生日，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定期支付抚养费，定期探望孩子。

孩子由于和父亲接触得很少，她性格怯懦，甚至有些自卑，不敢和其他小孩一起玩耍，每次看到她这样，我内心酸楚。我的童年有双亲陪伴成长，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视线。而我的孩子是在这样一种男女关系中被造出来的，我不知道她的未来将面对什么，她现在还这么单纯，这么可爱，像一朵还没有绽开的花蕾。在此之前我也没有做过父母，这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我不知道我能给予她什么，我想保护她，但是又发现自己势单力薄。

尤其是像我和孩子妈妈的这种关系，大家在一起相处，本身就是试探，在忍让，很多事情不可能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去协商去讨论。

对于孩子，我只有探视权。关于孩子成长的话题，我与孩子妈妈也几乎不会讨论。为了能更多陪伴孩子，孩子6岁时，我就开始每个月驱车前往南充市；为了多陪伴孩子，我要在孩子妈妈的家中住上两三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带孩子在近郊游玩。其实在孩子的眼中不认为我跟她的妈妈与其他的小朋友的父母有什么不一样。晚上，我会在她家过夜，我睡沙发，孩子总是会拉着我和她以及她妈妈一起睡在一张床上。到了夜间，孩子睡着了，我又会到客厅去睡沙发。孩子有时候会拉着我的手说，“为什么爸爸身边的朋友都是男的，而妈妈身边的朋友都是女的。”

我只能给孩子说：“当然啦，因为女孩子当然跟女孩子玩，男孩子当然和男孩子玩，你的好朋友是不是也都是女孩子啊？”她说，“是的。”但她的眼中充满了懵懂与疑问。

每次离开，她都很不舍，我只能给她解释，爸爸要回到绵阳去上班挣钱，挣了钱才能给她买玩具，再带她去玩更好的，妈妈也要在南充上班，也要挣钱，都是为了给她读书，所以我们肯定不可能一直在一起这样陪着。

每个月看望一次孩子的规律，在一年左右之后被打破。

作为孩子的姥姥、姥爷，常年照顾孩子也挺疲惫，她希望我的父母能够去到南充住下来，和他们一起照顾孩子，我的父母再三思考之后拒绝了。因为我们家在四川没有亲人，如果因为要照顾孩子又分开的话，他们去南充市住下来，人生地不熟更加难受，生活更是一种煎熬。

孩子妈妈看到我的父母不愿意过去一起照顾孩子，于是提出了增加抚养费和一些生活细节的开销，我也不能接受。其实说到底，我们之间是一个抚养权的斗争，孩子的抚养权属于她，因此她要多承担一些，孩子随她姓和她一起生活，我这边能尽到一些探视义务。要么就把权力转移过来，我来承担孩子的抚养权，孩子到我这边生活，孩子随我姓，这在她看来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发生过一两次争执，抚养费我依然定期在支付，只是现在不再每个月去到她家里陪孩子，我会在寒暑假、五一节、国庆节这样的长假将孩子接到我的身边，让她跟着我生活几天，然后我再把她送回南充。

不久前，孩子忽然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央求说：“爸爸，我们星期五要开家长会了，你还从来没有来参加过我的家长会，你能不能来参加一次我的家长会啊？”孩子向我提要求的时候非常少，我们都保持着一种如有若无的陌生感。我没有陪着她长期生活过，也没有聆听过她的喜怒哀乐，因此我总有一种很难进入角色的疏离感。

每当听到孩子这种央告的语气，我都无法拒绝。

我推掉了工作，我带着我母亲一起驱车去到南充市，我第一次参加了孩子的家长会。现在的孩子不是我小时候那样的学习环境了，现在教育做得更加规范，在家长会上，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都讲了关于家长和学校如何配合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如何关怀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成长，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在下面坐着五十几位家长，都像孩子一样安静地听着年轻的老师在上面讲述教育的经验。座位很小，每个桌子上对应放着孩子的作业本，给家长翻看，我打开女儿的作业本，基本都是红勾，我基本没有辅导过孩子写作业，孩子学习还是相对比较自觉的，成绩处于上游。

我的女儿经常跟我说，她长大了想做一名飞行员开飞机，她怀着这样理想，几年来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定要去当飞行员？或许孩子的内心向往自由，向往无拘无束？



身边有一些同性恋者，他们年纪和我相仿，有孩子的同性恋者并不多，尤其是像我这种性质的更不多，有的人挺羡慕我有这么一个孩子，觉得老了之后我好歹有个孩子能够照顾我，会来看我。但从我内心讲，我现在还感受不到这种希望，我最担心的还是在孩子青春期到来之后，她明白了很多人事世故，她的内心是否会产生自卑的情绪，尤其是在学校这样一种环境下，她的同学会怎么看待她的家庭和父母，她的成长历程上还会经历什么？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将是一生的，原生家庭可能给人带来力量，也可能会带来一生的阴影，我现在只希望，孩子在明白这一切事情的原委后，不会因为自卑而丧失了她遨游蓝天的梦想。

作者简介：

绵阳的了凡，男，1980年生于湖北省的一个农村。曾学习美术专业，毕业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热爱生活和旅行，喜欢用文字记录平静的日子，发现生活里的美好。

「点击下方，关注我们吧」



帐号已迁移

公众号

About us



出色未来 —
EXCELLENT FUTURE

分享养育故事，探讨孩子在彩虹家庭中的成长和发展，为此类家庭提供社群支持，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多彩的未来。
A Bright Future for Every Child.

2025/9/24 15:35

捐精后的第四年，我见到了女儿